

能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

■李 扬

父亲是个老实人,他常常教育我:能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

“能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就是自己再吃苦再受累,也不要让人家指责你的不是。这句话,一开始我并没有真正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长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也渐渐明白了。

父亲有次生病住院我去陪护时,听父亲讲了很多过去的事,讲了很多他做的老实事,讲着讲着父亲禁不住自己先笑了。看着父亲笑得那么开心,我好奇地问父亲:“您当了一辈子的老实人,做了那么多的老实事,觉得后悔吗?”他回答说:“后什么悔!记住喽孩子,做老实人心安哪!”

父亲从没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父亲参加工作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工作很踏实,从普通教师很快当了教导主任,不久又当了校长。父亲当校长时,家里很穷。那时还是生产队,什么活什么事都要算工分。父亲长年不在家,我们姊妹五人大大小小的,除了我,都在上学,只有母亲一个人干活,里里外外的,最多能算大半个劳力,因而常常欠队里的工分。每到夏秋季节结束或年底队里分东西时,我们家一般都排在最后,也大都剩下可怜巴巴的一点东西了才点到母亲的名字。但即使是家里缺吃少穿,父亲也没有从学校往家拿过一针一线。父亲还说,要感谢母亲,是她辛辛苦苦挣工分,才没饿着我们,辛辛苦苦纺织布缝缝补补,才没冻着我们。

父亲从没有滥用过手中的权力。我一个姐姐高中毕业没事干,就在家帮着母亲干活。那个年代时兴到学校代课,只要乡里、县里教育系统有人能帮忙说句话,一般都没问题,何况父亲还是老资格。代课时间长了,还有可能转正。期间乡教育组领导也曾善意提醒父亲,但父亲觉得自己是校长,领着几十号人,不能带这个头给组织添麻烦。提起这件事,连外人都说父亲老实,母亲每每提起,也难以释然。

母亲说,父亲就是干活受累的命。从小学到中学,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我跟着父亲上学先后换了四所学校,每一所学校去时都是又破又烂的,而到父亲走



时,都建起了新校舍,焕然一新的。母亲说,有一次学校建教室时,家里也正垒院墙,会计说顺便搁到一块儿整整,被父亲一口回绝了。父亲工资不够,又向亲戚邻居借了些,才把院墙垒起来,没有用学校的一砖一瓦。说起这事来,不了解内情的一些人说不信,知道内情的一些人也摇头。

父亲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了一辈子。他的老实做人、老实工作的态度,也获得了组织和每一个他所待过的学校师生的认可,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县、乡劳模和优秀教师。

退休后,父亲喜欢运动。有一次骑车外出,一辆面包车倒车时撞倒了父亲。开面包车的司机见父亲上了岁数,也倒是吓得不轻。路人拦住司机不让走。父亲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地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感觉问题不大,便抬手示意让司机走。司机如遇大赦,赶紧发动汽车一溜烟跑了。路人都说父亲有点老实,换换人即使不讹他,也要做个检查什么的。我和哥哥赶到时司机已经走了,因为知道父亲是哪种人,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直到一次父亲病重做 CT 检查时才发现肋骨断

了一根。他说那次被车撞过后肚子也一直很疼,不过觉得撞他的人也并不容易,能挨过去就算了,没有必要过多计较,就忍下来没有再说。

父亲告诉我,他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亏心的事情,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组织。尽管有人说他老实,但他总是说:“争啥名图啥利,做个老实人心安哪!”

父亲的学生不能说满天下,但在市里、县里还是不少的,碰到老家的人无意聊起时发现很多曾是父亲的学生。说起父亲他们常常竖起大拇指,说父亲是个“好人”。“好人”这两个字,乍一听平平常常、平平淡淡、平平凡凡,但细细一品,我觉得是非常高的评价,心中很是自豪。每当我遇到诱惑、碰到难题时,我总是能想起“能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这句话,想起讲这句话的父亲,想起父亲做的在有些人看来是很老实甚至是很傻的那些事,我也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了。我暗下决心:做事,就像父亲那样“能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做人,就要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能时时刻刻心安的老实人!

“习主席和马英九握手了!”老刘就告诉老张一句话,然后又跑远了。

老张嘴张了张,一想到“握手”,他顿了顿扫帚,手是热的。

“今天白菜价涨了吗?”老张看到附近超市采购的一大车白菜。

“搞促销呢,八分钱一斤。”导购员正往墙上贴海报。

“白菜便宜了!八分钱一斤!”超市门前的大音箱响了。

一群人跑了过去,大多是为了买白菜,也有几个是为了捡不要钱的白菜帮子。

老张的工作就是早上路面的保洁,这段路不长,除了落叶之外,很少有值钱的东西。老张捡到过一部手机,那手机上面有个苹果图案,那部手机在老张口袋里一直响,老张不会接,又扔到路边的灌木丛里了。那部手机被一个路过的穿着睡衣的中年女人捡走了,老张想问是不是她丢的,可那女人似乎就不看老张直接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了。

随后一辆汽车停在这里,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好像在灌木丛里寻找什么,看到老张,就问见到一部手机没有,还掏出几百块钱给老张。老张没接他的钱,那年轻人喊着“爷爷,你就给我吧”,很着急的样子,老张没辙,就指了指那没走多远的捡手机的女人的背影,年轻人瞅了瞅那女人的背影,转身上了车,一踩油门,车很快停在了那女人前面。

年轻人低着头,那女人揣着手。
“你不是说不喝酒吗,这手机咋扔这里了?”

……

老张没再看下去,他想给在上海打工的儿子打个电话。



立 冬

■高曙光

一场夜雨终结了黄淮平原上的秋天。今日“立冬”。

人们已经感到了空气的微寒,虽没有霜冻,路两旁的行道树已是被青黄浸染了。

今天是星期天,小区门口这一段路的保洁是环卫工人老张负责的。路灯还未熄灭,老张正用扫帚清扫树下的落叶。路面有些积水,几片叶子贴在雨污水口的进水孔上,还有一张昨天一家火锅店散发的开业广告彩页铺在地上,老张蹲下身,把树叶从地上揭起来,路面上的积水很快流向雨污孔。那张彩页广告刚好铺在长方形的盖板上,老张从一角揭开地上的那张彩页,雨水浸泡时间太长,纸上印的女明星的脸毁容了,老张手中拿着一大半,其余的结结实实地粘在盖板上,正好是女明星的半边脸,还有下面订餐电话的前几个数字,四个“2”,后面的号码就在老张手中了。

老张的家在乡下,离县城有二十多里,老张去年这时候还在自己家的地里砍白菜,今年就成了环卫工人。家里的责任田转包给了邻村的人耕种,每亩地每年给承包费五百元,老张的五亩地流转到了别人手里,承包款的一大部分被老伴拿去还了诊所除下的药钱,剩余的供老张抽烟。

今年白菜价格低,老张庆幸自己没种菜,看到大葱价格高,老张又觉得后悔。老张的心思就在蔬菜价格的波动下或喜或忧,他还当自己是农民。

“老张,看电视了吗?习马会啊。”晨练的老刘在老张的村里做过驻队干部,退休几年了,老张第一天打扫卫生,老刘就认出了老张。

“啥会?又有大事了?”老张虽是农民,当年也是村里的万事通。

蝶恋花·习马握手

■张保安

台海和平民所愿。血脉相连,瞩目环球看。甘雨心花都洒遍,弟兄巧绘中华卷。

比翼双飞天道善。弃旧图新,美景何须算。补短取长携手干,巨龙圆梦能期盼。

注: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握手相会,两党开启新纪元。

新闻记者赞

——第十六个记者节感怀

■刘 杰

秉笔直书走基层,镜头汇聚关民生。赤胆忠心喉舌目,一腔热血一路情。

诗四首

■薛顺民

秋日邀友共饮抒怀

杯盏乾坤大,
沧桑付笑谈。
功名闻若土,
情义视如山。
雨后咏桃李,
风中品涧泉。
秋来霜染早,
无愧叙流年。

金秋观石榴留吟

数载寒烟立院中,
千姿百媚显娇容。
红花绿叶吮朝露,
铁骨芳心向晚风。
燕舞莺啼结蕾早,
云燕霞蔚庆年丰。
秋深霜紧喧声起,
笑看枝头鲜果空。

秋临鹤壁思怀

断壁遥思闻鹤翔,
秋芦瑟瑟水汤汤。
幽怀古榭附风雅,
坐品奇书诵汉章。
伾岭佛光微泛露,
淇河晚照淡梳妆。
回眸满眼烟波里,
墨意诗情余韵香。

深秋述怀

半生劳碌愧蹉跎,
往事如烟去似梭。
可叹飘霜侵冷月,
但怜落木载清波。
尘埃抖落忧思少,
词赋豪情感慨多。
追忆儿时河岸柳,
开怀对饮唱村歌。